

但科學家告訴我們，原來任何人每天都應該睡滿八小時，不存在哪些人可以少睡一點這回事。那些長期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的人，不是天縱英才就是在透支生命。如此看來，我們這樣「奮不顧身」的事奉，可能只是在拆毀聖靈的殿，製造危樓。所以，是時候要有屬靈長者出來撥亂反正，呼籲大家要「主懷安睡」，以免過早「主懷安息」。不過，教會事工那麼多，事奉人手那麼短缺，樓頭燈何時才能提早關掉呢？

(作者於本會聚會)

早一輩的屬靈長者都有蠟燭兩頭燒的心志，少吃少睡多事奉，他們的風範也被視為一種屬靈典範，叫我們當後輩的望塵莫及！我們雖然睡得少，但三不五時就約出來大吃一頓，滿足口腹之慾。有一本風行多年的屬靈名著，其中一章竟在教你如何睡得好！

說起睡眠不足，我相熟的一群弟兄姊妹不少都有此問題，試過凌晨兩三點寄電郵，竟然不久就收到回覆！有時查看別人的郵件時間，竟然是凌晨五點鐘！真不知他是還未睡還是剛睡醒。話說回頭，我這群手足忙、忙、忙不完的，都是事奉，教會若知道我們這樣熱心事奉，真不知是喜是悲。當然他們又比我好，不少崇拜時仍能炯炯有神。

老婆勸我星期六晚睡得好一點，主日崇拜就不會打瞌睡。這真是知易行難啊，事奉多，身體疲累嘛，其實我常常硬撐，但仍是常常睡著。

我比他好，基本上我是不挑人的，誰講道我都睡得好，最誇張一次，竟然「扎醒」了！幸好那次坐在「邊疆」，發現的人應該不多。不過我當過婚禮主席，知道講員對台下一舉一動都一目了然，所以崇拜後當然不會呼呼的跑去跟講員握手，說什麼今天講道很得提醒云云。



● 朱小海  
oceanpig2000@yahoo.com.hk

據說祈禱時容易睡著是因祈禱時的腦電波(?)跟睡覺時的腦電波同一類型，所以容易「誤入歧途」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第二天早上醒來才說阿們。我常戲說，不宜為祈禱至睡而過於自責，這畢竟證明你的祈禱頻道已調得頗準確，而且現代社會生活緊張、工作壓力大，常引致失眠，能夠這樣「通宵禱告」，也是恩典。

除了私禱，公禱時也容易睡著，試過崇拜時主席祈禱一發不可收拾，我雖然站著，也睡著了，還差點向前仆倒。不過，最常見還是聽道時睡著。我有個老友，聽道時常常睡，時時睡，他說教會請傳道人時，要測試傳道人的講道水準，一定要找他當評審，一試便知龍與鳳。老友有時也睡得太過分，有一次培靈會牧師講道，他坐第二排，竟打起呼嚕來！連前排另一位牧師也轉過頭來瞪著他。

甜。由熹言曉得爬行開始，他總愛在我身上爬來爬去，有時伏在我的胸膛就睡覺，有時則在兩腿間穿梭，若見到我伏在床上，更二話不說便騎上我的背上。孩子這樣不理哪個部位，總之要親到爸爸的表現，讓我重新體會耶穌的話：「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；因為在天國的，正是這樣的人。」(太十九14)除了「謙卑」(太十八4)，小孩子也提醒了我們對親近父神的熱切。

當然，孩子也會有「不單純」的時候。記得今年農曆年初三，當我正抱頭大睡、享受不用一早外出拜年的好處時，熹言很柔和地走到我的床邊，伸手捉著我的手，第一次清晰有力地叫「爸爸」，我立時知道這個睡眠大計已被破壞，因為他接著吐出的是「街街」這兩個字。孩子叫父母投降的招數，還多得很。有好幾個早上，熹言從他的小床爬上我的大床，不斷用他的小嘴在我和我太太的面頰上左親右親，然後咧嘴而笑，再說「街街呀」。孩子愈大，招數愈多，總有一招叫父母抗拒不得。

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，是單純的還是別有所求，總之孩子與自己親近就是樂趣。所以，每次孩子在你趕著穿衣要離家上班時抓著你原本燙得筆直的衣衫，貼身跟著你，或是在你累得要死時拉你到地上玩車車，請你為這個神聖的時刻感謝神，因為他在尋求父神的事上作了你的榜樣。

(作者為北角堂傳道)



初為人父的時候，同工當中的資深媽咪說，當孩子漸漸長大，你就會驚覺他怎麼長得那麼快，會很懷念他還在襁褓當中怪可愛的模樣。轉眼間，小兒熹言已經兩歲了，他是我家族的第七個孫兒，他尚未滿月的時候，身經百戰的嫻嫻已經說，這孩子是最不容易湊的一個。或許正因為難度高，我投入作父親的力度(心力和體力)也大，也經歷到當中很大的樂趣。

在孩子未滿一歲前，我和他的親密時光經常是在午夜中度過。由於太太立志長時間用母乳餵養BB，作大丈夫的我，也不甘後人，許諾承擔午夜時一切照顧BB的事情，換片、開奶(註：將預先冷藏的人奶弄至適當溫度)，萬死不辭。沒想到這孩子很愛親親爹地、不愛睡覺，每晚總有三四次哭鬧，每次也要很長時間才能安好入睡，有時我甚至要倚在床頭，抱著他「睡覺」。由於孩子有初生兒「小腸氣」的情況，醫生吩咐不能讓他大哭，以免問題惡化，我這個午夜保母一點不能躲懶。回想那段每晚分三段時間共睡五小時的日子，除了感謝父神的恩典夠用外，更懷念那軟綿綿地臥在臂彎的小寶貝，因為今日「識行識走」的他，已能有奇大無比的氣力，掙脫我的擁抱，向著玩具直跑了。

不過，話說回來，少了這種「被動的親密」，孩子主動來親親爹地的時候，更是叫人甘



● 陳劍雲  
lkwan65@yahoo.com

上期說現時有些信徒所謂的「方言」，有可能純是一種經學習而得的語言行為，並非聖經所談的，是神賜予人的一種超自然的語言能力，讓人可以用一種自己不認識的別國語言，來講述神的大作為。

另一方面，方言也可以是一種心理上的身心現象——人在不自覺中把自己的肌肉與聲帶從個人自主的控制中分離出去，讓肌肉或聲帶無意識地運作(心理學稱之為“motor-automatism”)。

這並不是說現代教會內已經不再有真的方言，只是在當今各種不同追求講方言的教導與操練中，明顯地出現了不少偏差與誤導，我們必須按真理察驗清楚。何況方言的能力若是超自然的，便只會是源於神或是源於惡者，因此我們必須留心試驗。按宣道會Dr. Gerald McGraw多年的經驗，向他尋求試驗方言的弟兄姊妹，多達九成的方言被試驗出是源於撒但。我們不應將說方言的現象全都歸咎撒但的工作，但這個統計結果提醒我們辨別諸靈的重要性。

此外，對於方言的「作用」，也出現了一些誤解。有人以為個人以方言禱告，可以造就自己，讓自己的靈命長進(這稱為private tongue, devotional tongue)；也有教會呼

籲信徒在聚會中一起以方言禱告，認為這便可以得著聖靈的臨在，叫教會得造就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談及有關方言的真理，明顯地是因為哥林多教會錯誤地運用方言而引發的。保羅一方面是要責備誤用方言的人，另外也是要提出各種指示，限制方言的運用，規範方言的發展在應有的方向上。

保羅說：「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」(林前十四4)

「造就」的原意是「建立」(to build up)，所包含的意義可以是正面的，也可以是負面的，視乎經文上下文的意義。同一個希臘字在哥林多前書八章10節被譯作「放膽」，意思是信徒若因個人的知識，覺得在偶像的廟裡坐席無妨，便會「建立」了別人的

良心去作不當作的事——這是一種負面的建立。保羅的意思是當人在教會中說方言，因為沒有翻譯，並沒有人可以得到造就，這人只是在「建立」自己的自我。

至於這有何問題，我們下期續談。

(作者為北角堂堂主任)

(「聖靈恩賜與靈恩彰顯」系列之二)

## 誰在說方言？ 為誰說方言？



● 蕭壽華牧師